

经幡飘扬的小镇

夏业柱

小镇不缺历史，它创造了西藏历史上五个第一：第一洞、第一座宫殿、第一块青稞地、第一座佛堂、第一座寺庙，至少在吐蕃王朝时，它已是西藏的中心，那时吐蕃已从雅鲁河谷雄起，威震雪域，连大唐王朝也要让它三分，为了和好，大唐王朝先后把两位公主远嫁吐蕃。

金城公主的墓就离小镇不远，而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雍布拉康行宫就在南郊，我参观过那座行宫，原始遗迹不多，仿古的宫殿依旧雄伟，周边飘扬着五色经幡。那些经幡已分不清何年所挂，是谁的祝愿，它们似乎在招引着游客，也在张扬着行宫过去的荣耀。

的确，要不是松赞干布将中心移到拉萨，西藏的中心或许还在泽当，而即便有了拉萨，泽当依旧是藏民心中的圣地，他们可能不知道北京、上海，但绝对知道泽当。我常常静静地走过街头，感受小镇的风情，想象着它的过去，就觉得小镇意味悠长，它不比拉萨，又胜过拉萨，它保留着该保留的东西，也融入了一些时代元素。

小镇其实很袖珍，人口不足五万，却是行署所在。小镇建筑都不高，新旧杂陈，汉藏结合，民居是典型的砖石建筑，四角插着五色经幡，

门脸雕梁画栋，我路过那些民居，常常联想到唐卡的色泽，那是鲜艳又纯净的颜色。

有意思的是店主大多来自内地，不知是藏民不爱经商，还是内地人会赚钱。我喜欢在下晚走过街市，不自觉地就注意到那些店名，“雅砻”、“雪域”、“高原”什么，时刻宣扬着西藏，令人遐想。在这样的氛围里，走过手摇转经筒的老人，就显得很协调。他们与经幡、喇嘛庙、玛尼堆一样，是风景。小镇安静祥和，没有打劫和偷盗之事，我丢过几次物品，后来都顺利找回，这让我能放心地在小镇生活，而不必戒备。当然，小镇海拔高，氧气少，内地人常年要跟缺氧作斗争，我来小镇后脑子明显不够使，还经常失眠。再者，小镇人主食藏餐，老人们坚守着糌粑为食，无需菜肴，年轻人也偏好糌粑，这一点，我终难适应。

可就在糌粑飘香的小镇，街边又不缺火锅，间或还有鱼馆，要知道传统藏民不捕鱼，不吃鱼。看得出小镇正在变，它改变的是生活，没变的是心灵。当我仰望神山时，那些飘扬的五色经幡，让我更确信小镇的灵魂还在，信仰依旧，而它们并不因岁月而改变。



在北京听说，到故宫是沾沾王气，到长城是沾沾霸气，到恭王府是沾沾福气。故宫、长城我早些年不止一次去过，恭王府则于2008年才全面向社会开放，尚未能沾沾福气。甲午年的谷雨这天，正好在北京又适逢周日，我来到坐落在西城区前海西街的恭王府。

园林是人的憩园，是安顿人之身心、体现人之审美的场所。恭王府的花园，作为府邸的后院，概括了山、石、水、植物、厅堂、馆、榭、轩、楼、台、阁、亭、廊、桥等建筑综合体，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北方古典园林的风雅，有着自然、建筑、人文三美的统一，被红学家认为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的原形。

“后罩楼”属于恭王府“三绝”中的第一绝，规模居清代王府之最，东西长156米，有109间房，如一道屏障拱卫着府邸；北墙上有形状各异的砖雕什锦窗计八十八扇，传说和坤在此藏宝，并以什锦窗区分内藏宝物。

花园的正门称为“西洋门”，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汉白玉拱门，其造型舒展流畅，具有典型的欧洲园林艺术风格，门楣南面题“静含太古”，北面题“秀挹恒春”，静与秀是园主人希冀的境界，也体现为中西合璧的产物，被列为恭王府第二绝。

步入园内，一眼可见“独乐峰”，这块高约5米的太湖石，不但有影壁、屏风作用，点缀了园内景色，还隐喻恭亲王独善其身的抒怀。“沁秋亭”是主人与文人雅士饮酒作诗的地方，又名流杯亭、长寿亭。“怡神所”由康熙帝所题匾额，是我国仅存于世的室内清代王府大戏楼，其建筑面积685平米，可容纳200余人，

曾是主人摆宴看戏之场所，堪称恭王府第三绝，因有古戏台独有的沧桑风貌，加之曾经演出的戏曲及台前台后的故事，让人难以忘怀。

历史和文化如影随形，若要体验王府文化，特别是福文化，恭王府理所当然地是首选。“福字碑”作为一种文化，承载者文明，集萃着精华，是恭王府的镇府之宝。该“福”字为康熙帝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六十大寿时御笔钦献，后被和坤私刻成碑，镶嵌于花园内滴翠岩洞中。康熙帝御笔存世稀有，“福”字也仅此一处，且字型独特、寓意丰富，故被人尊奉为“天下第一福”。

游客到此都要排队进洞抚摸“福”字，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，记得有人说过，只要有希望，快乐就一定在身旁。与“福”关联的建筑还有“多福轩”，以及谐音“蝠池”、“蝠厅”等；每年春节期间，恭王府管理中心还将举办“福文化周”活动，打造福文化品牌，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和众多旅游商品。在“福字碑”前，我虽然没有触摸（实际上有玻璃罩挡护），但使我产生遐想，清朝盛世时期北京有王府四十余座，而作为凤毛麟角完整地幸存至今的恭王府，是否得到“天下第一福”的福佑呢？

建筑是凝固的历史。在北京访古离不开胡同，而胡同文化又离不开四合院。作为“北京最大的四合院”，作为历史长河中积淀出来的精华，恭王府有着跌宕传奇的典故、恢宏气势的建筑、古朴典雅的园林、底蕴深厚的文化等，见证着清朝由盛而衰的变迁，真可谓：“一座恭王府，半部清朝史”。

拇指饼干

高勤

四十多年前，我正值提提时代。那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匮乏的程度如同天方夜谭，说了现在那些80后、90后的后生们打死也不会相信，不仅连现在也还属于奢侈品的哈根达斯做梦都没影儿的事，就连日常生活中起码的基本生活用品也得不到保证，绝大多数的生活用品基本都是凭票供应。如火柴要票，肥皂要票，柴油要票，可以说无票寸步难行。就连我从无为老家调到省城落户时，还从合肥户口所在地的粮食分局领到了应属于票证时代最后晚餐的《商品购买凭证》。这张商品购买凭证，我已把它作为珍贵的藏品珍藏起来，因它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性物品之一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最让我怀念的却不是上述所讲到的物品，而是当时少有的、不需要票证就能从商店里买到的。它就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一种饼干，一种让我终身为之记忆难以磨灭的饼干。准确地说，它的形状如拇指，现在的一角钱硬币大小，金黄色。当时的售价是一分钱三只，这在当时是再也平常不过的食品了，在今天早已退出食品行列，只存在像我一样的中年人的记忆里了。

但对我来说，却是一种既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物品，又是一种具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印记，很难从我的记忆中抹去。

我读高中时，教我语文课的，是一个刚从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男姓老师C。C老师也是我中学时代最崇拜的老师之一。我所就读的中学，是一个撤区并乡之前的区级完全中学，地处偏远的山区，真正属于穷乡僻壤，其时的教学质量当在全县垫底之列。记得C老师刚到学校时，因从省城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只是一心埋头备课教书，同外界少有联系。时间呆长了，与外界

接触多了，小镇上的人对他也有所了解，便有人开始张罗着替他介绍对象。于是，C老师左选右挑，从区医院众多的女护士中，选中了后来成为我师娘的W护士。

我的师娘W护士，是一个典型的小家碧玉型的女人，但再怎么小家，再怎么碧玉，日子一久，也难免发生争吵摩擦，牙齿有时还与舌头发生碰撞呢。在一次C老师与W护士的交锋中，我的师娘W护士气愤之极，说出了一句至今都让我们许多学生还津津乐道的话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一分钱买三只饼干，搭上一个你（指C老师）”。意即我的C老师一分钱不值，是三只饼干之外的搭售品。而W护士所说的饼干，指的就是我所戏称的拇指饼干。随后，有好事者竟将这话传播开来，这在媒体极度不发达的年代，尤其是收音机都属于稀罕物的乡下，几乎成为一道小镇人们茶余饭后的经久不衰的话题。

拇指饼干，也因这一真实而近乎荒诞的经典话题，成为我青春时期最为深刻的记忆。这种深刻是现在的80后、90后永远也无法理解的，也是无法达到的。这是因为我经历了他们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，四十年前，你再有钱，也很难买到你所需要的物品。而现在的情况是物品太多，有的物品即使是铺天盖地做广告，也卖不掉。尽管拇指饼干价廉到可以忽略不计价格，但其没有任何杂质，货真价实的纯天然，这是现代食品所无法比拟的。起码不会像现代品牌繁杂的“高级饼干”，掺杂了防腐剂、抗氧化剂、膨松剂、甜味剂、着色剂等名目众多的添加剂，让人的身体在不知不觉受到侵害。

我怀念拇指饼干，更怀念那些已经无法追回的如同拇指饼干一样没有杂质的日子！

在桑德斯剧院听音乐会

董静

到波士顿的第二个周末，女儿学校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，邀请我们全家共进晚餐、听音乐会。

老师是台湾人，她热情、好客，对女儿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特别照顾，很令我们感动。我们六点到来到一家台湾人开的餐馆（老师是台湾人），店内已经坐满了客人，排队等了一会才入座。只见老师熟练地点了几道菜，一看就是常客，这里菜的分量足，味道好，尤其是木兰鱼片深受大家的喜爱，和家乡的水煮鱼片口感差不多，特别好吃。

音乐会是晚上7点45分的，这是哈佛学生自己组织的一场音乐会，在哈佛的桑德斯剧院的音乐厅演出，剧院白天举行一些社会活动，晚上作为音乐厅。桑德斯剧院以其独有的设计风格和声学条件闻名，作为美国最悠久的剧院之一，拥有1166个席位，整座剧院呈半圆形，保持了观众与舞台之间的亲密性。演出的门票对外销售，因为剧院的停车位少，我们在外围停好车，进入音乐厅，检票的工作人员一眼认出了女儿，友好地说上午在哈佛中国论坛的开幕式上见到我们了，“是的”女儿也友好地回答。在美国，任何地方的服务态度都非常好，常常让我受宠若惊。

音乐会要求观众关闭手机，女儿翻译告诉我，我想拍几张演出时

的照片，把手机调到了静音。乐团的钢琴伴奏和大提琴手是女儿他们系的本科学生，钢琴伴奏George Ko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，小时候跟父母从国内移民过来，他的母亲特地从加州赶来，来为儿子加油鼓劲。大提琴手是个小姑娘，台湾人，她的爸妈也来到了现场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对子女的爱都是一样的。

交响乐团的学生们精湛的演绎，堪称完美，这是精通音乐的女儿对此的评价。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，浪漫、平静、略含忧郁的内在感情和音乐里的张力，表现得淋漓尽致，真是太感人了！肖邦是女儿最为崇拜的偶像，肖邦的钢琴作品多数她都能驾轻就熟，自从女儿远渡重洋，好多年没有在现场聆听这样较高水准的音乐会了，我静静地欣赏着每一首曲子，无与伦比地享受，眼前好像回到了十几年前，女儿在家天天弹琴的温馨情景。

一曲“我和你”，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会歌，大提琴前奏，小提琴相间，舒缓的乐曲，丰满抒情的演奏、悦耳动听，观众如痴如醉。这些哈佛学生品学兼优，业余爱好广泛，哈佛大学也是大力推崇。明年春天他们将休学一段时间，自筹25万美元的资金作为演出经费，到上海、香港和台北巡回演出，可见孩子们对音乐的痴爱，在此我们预祝演出成功！